

文明互鑒的底層邏輯——技術傳播與價值認同的張力

吳志良

一五八四年，利瑪竇在肇慶府展開一幅《坤輿萬國全圖》，明朝士大夫首次意識到中國並非「天下中心」；一九〇五年，嚴復譯著《天演論》風行上海，書中「物競天擇」的吶喊成為維新派變革的理論武器。這兩場相隔三百年的知識傳播事件，共同指向一個永恆的命題：為何來自異域的科學技術能跨越文明壁壘，而制度與價值觀的傳播卻屢屢引發激烈衝突？解答這一問題，不僅關乎對歷史規律的認知，更是破解當代國際傳播困境的關鍵密鑰。如何找一把尺子，丈量出的文明鴻溝？

歷史鏡鑒：西學東漸的雙重軌跡

作為技術傳播的「實用主義通道」，利瑪竇深諳中國士大夫的認知邏輯——他將歐幾里得幾何稱為「測量之學」，在《幾何原本》序言中強調其「察形辨勢，兵農皆需」，成功將抽象數學包裝成經世致用的工具。這種策略立竿見影：徐光啟不僅親自參與翻譯，更在《農政全書》中大量引用西方水利技術。至洋務運動時期，這種實用主義達到頂峰：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系統引入《汽機發軔》《航海通書》等技術著作，卻刻意迴避《論法的精神》等政治哲學典籍。

技術知識的確具有「文化中性」特徵。三角函數不會挑戰儒家倫理，蒸汽機不必顛覆宗法制度，這使得它們能繞過意識形態防禦機制，在「師夷長技以制夷」框架下被安全吸收。

價值輸入必然導致「文化排異反應」。當傳播內容觸及文明內核時，衝突便不可避免。嚴復在翻譯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時，刻意強化「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弱化原著對

倫理約束的強調。這種改寫雖激發變法思潮，卻也導致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濫用。更深層的矛盾體現在制度移植：戊戌變法試圖效法日本明治維新，但「君主立憲」構想遭遇滿清貴族「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激烈抵制，最終百日而息。

我們不難找到關鍵障礙，因為價值觀傳播必然觸及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民主制度背後是個人權利意識，科學精神要求實證主義思維，這些都與帝制中國的「天命觀」「差序格局」產生根本衝突，危及帝國長治久安。

理論提煉：三層傳播過濾機制

我們從西學東漸史可以抽象出跨文化傳播的三層過濾模型。

首先是工具層過濾。接收方基於實用需求選擇性吸納技術，如康熙帝用西洋曆法鞏固統治合法性；其次是制度層緩衝。對觸及權力結構的理念進行本土化改造，如日本將「liberty」譯為「自由」而非「放蕩」；第三是價值層防禦。威脅文化主體性的內容引發激烈排斥，如民國初年「孔教入憲」運動與《新青年》的激烈論戰。

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其中的理論支撐，一是文化適應理論(Acculturation Theory)，弱勢文化通過「選擇性採納」維持主體性；二是技術中性論爭，技術本身無價值觀，但其應用必然嵌入社會關係，如鐵路引發風水之爭；三是軟實力悖論，價值觀吸引力需長期積澱，急功近利易觸發防禦機制。

當代驗證：高鐵與民主的傳播辯證法

我們看到，技術輸出「去政治化」取得成

功。中國高鐵在東南亞的推廣，巧妙運用三層過濾機制，在工具層，強調縮短雅萬通車時間（雅萬高鐵使雅加達一萬隆車程從三小時減至四十分鐘）；在制度層，採用合資模式規避「債務陷阱」指控（中老鐵路由中老雙方按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三十持股）；在價值層，綁定「一帶一路」發展敘事，避免直接意識形態輸出。結果截至二〇二三年，中國高鐵已獲三十二國訂單，成為「基建外交」王牌。

價值傳播仍陷「認知赤字」困境。對比鮮明的是，「全過程民主」理念在西方遭遇系統性誤讀：一是工具層失效，民主制度無法像高鐵般量化展示效能；二是制度層衝突，西方將「民主」定義為多黨選舉，難以理解「協商民主」制度設計；三是價值層對抗，被納入「威權vs自由」敘事框架，觸發意識形態防禦。皮尤研究中心二〇二二年調查顯示，僅百分之二十八歐美民眾認為中國政治制度具有借鑒價值，中國的制度優勢仍然未能被人理解。

破局之道：構建「技術—價值」共生傳播體系

我們需要在技術合作中植入文化符號，例如華為在非洲推廣5G時，聯合當地藝術家開發「數字岩畫」項目，將原始圖騰轉化為VR體驗，遵循「工具層切入→文化層浸潤」路徑，避免價值觀的強行灌輸。

我們也需要創造「中性載體」承載價值敘事，例如中國航天將空間站命名為「天宮」，火箭系列採用「長征」神舟等文化意象，通過科技成就的自然溢出效應，使「集體主義」「長遠規劃」等價值觀獲得具象載體。

我們更需要發展「第三空間」對話平台，例如TikTok上#ChinaTech話題下，中外用戶共同討論人工智能倫理，形成去政治化交流場域。該標籤累計播放量達八十九億次，遠超CNN等媒體涉華報道覆蓋人群。

結語：尋找最大文化公約數

從利瑪竇的稜鏡到嚴復的譯筆，從高鐵鋼軌到5G基站，歷史與現實共同印證：文明對話需要找到「堅硬的技術外殼」與「柔軟的文化內核」的黃金比例。未來的國際傳播，或許應當少一些「主義」之爭，多一些「問題」共識——當中國光伏技術幫助沙特建設低碳城市時，綠色發展的共同追求已然超越了東西分野。這或許正是破解「體用之爭」千年困局的當代答案。

◀雅萬高鐵高速列車組列車行駛在雅萬高鐵沿線。 新華社



七日談

澳門篇



市井萬象

英國藝術家Philip Colbert的大型雕塑作品《The Lobster Painter》正在尖沙咀海濱展出。作品高達七點五米，吸引遊人駐足。

香港中通社

蝦趣海濱



貴州之美在於骨

從貴州歸來已有數日，毛髮裏仍滲透着當地溶洞上的山野清氣。走在維多利亞港畔，在朦朧夜霧和燈影中，似乎看見都勻城中的窈窕女郎，穿過古色古香的風雨橋，化作小七孔中的一尾魚，在翡翠色的波光裏游弋。我疑惑地眨眨眼睛，只看見中環渡船即將到岸，老年水手熟練地拋出纜繩，弧線如圓規繪製般精準。那株留着長長辮子的棕櫚樹，卻在鹹香軟軟的晚風裏，輕輕複述着都柳江的私語。

以前去過貴州，惜乎匆匆而往，匆匆而別，並未駐足流連。上周與友人盤桓在雲貴高原的峰巒裏，方知曾經錯過的不僅僅是苗家姑娘手中的精緻蠟刀，還有百萬大山的脊樑和英雄烙印。

貴州的美是秀氣的。旅行車在飄浮的白雲和蒼翠的山體間回轉，窗外的玉米地從黛青色漸次甦醒，山嵐漫過深紅色的梯田，將鼓樓化作巡遊在綠浪上的小舟。瑤寨女子衣裙上的銀飾在陽光下閃耀，蘆笙的尾音在茶樹的葉尖上浮沉，兒童的笑聲在青石板路旁回響，溪流上偶爾有白鷺飛起，恍若銀河跌落山澗時迸起的水沫。

貴州的美是溫潤的。百褶裙在故事中徐徐起舞，高粱在霞光裏陶醉了臉龐，崖畫在峭壁上欲言又止，酸湯魚的鮮香從木樓飄向雲巔，赤水丹霞在暮色中緩緩洩成朱砂，茅台的酒香隨風攀上遊人的衣襟，卧龍潭的碧波裏蕩起七仙女

失落的簫子，多聲部的侗族大歌冉冉托起哪吒天真的容顏。

貴州的美是靈動的。苗家菜畦的露珠總愛泛起笑語，吊腳樓的飛檐總愛勾住流雲，叮咚的環佩總愛打趣鳥鳴，梵淨山的蘑菇石仍在循循教導，黃果樹的水簾仍震顫着遠古的脈搏，二十四道拐的彎折裏仍響着馬幫的銅鈴，布依族姑娘笑渦裏盛着米酒的甘甜，彝族阿妹眼波裏淌着招魂辭的旋律，榕江少年雙腳下騰起青春滾滾的塵煙。

貴州的美更是骨感的。這方山水交融着百越的柔媚與戰士的峻拔，釀成時光也難以描摹的風致。一座座峰林是黔地的身軀，一座座橋樑是黔地的骨節，一座座隧道是黔地的血管，高速鐵路遊走於天地經緯，平塘天眼注視着群星軌跡，北盤江大橋將虹霓裁作綵帶，貴安數據洪流如長江黃河般奔騰不息。黎平的寨子屋迴盪着改寫中國命運的聲音，遵義的二層小樓支撐起共和國的天空。衣衫襤褸的英雄們用腳步丈量了這片土地的險峻與厚重，他們的足跡蜿蜒成一條紅線帶，將希望印入這裏的每一寸山河。它是鮮血染就的史詩，是星火燎原的見證，更是永不褪色的精神圖騰。

月光漫過中環碼頭的檐角，網紅歌手磁性的嗓音與童聲交錯，竟在燈紅酒綠中織出立體的音網。手機鈴聲遽然響起，原來是貴州友人發來問候的信息。再往的思緒掠過東方之珠上空，我看見一家燈火在夜色裏時隱時現——這哪裏是燈火，分明是貴州繡娘正在穿的針腳，分明是南海之濱呼之欲出的紅絲帶。



文化什錦

方曉嵐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這是唐代詩人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揚州是古代文人薈萃之地，比較為人熟悉的有張若虛、白居易、杜牧、蘇軾、歐陽修、鄭板橋、姜夔、伊秉綬等，留下了不少不朽之作，其中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姜夔的《揚州慢》，道盡了揚州繁華的情況，杜牧的《遣懷》一詩裏：「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更是膾炙人口的名句。當然還有死守揚州的史可法，東渡日本傳法的鑒真和尚，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

隋朝時修建大運河，從洛陽途經江都（今揚州）伸延到餘杭（今杭州）。元、明、清三代，繼續修建大運河，北到天津，西連長安。大運河也為各朝的皇帝提供了出巡的方便，隋煬帝三下揚州，康熙六次南巡，乾隆六下江南，留下了不少風流韻事。

古時由南至北的漕運主要靠大運河，揚州於是成為鹽商聚居的城市，《資治通鑑》裏說「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益即四川），揚州人有錢，當然對享受更精益求精，所以才有揚州三把刀：菜刀、理髮刀、修腳刀。就菜刀而言，如果沒有揚州精湛的菜刀工藝，恐怕

煙花三月下揚州

也不會有精緻的揚州菜。

「揚州好，茶社客堪邀。加料干絲堆細縷，熟銅煙袋臥長苗，燒酒水晶餚。」這是清代惺庵居士《望江南》一詞，描寫當年揚州人很會享受，愛吃燙乾絲、抽煙、喝酒和吃餛飩。

揚州菜以刀工細膩出名，一塊白豆乾，刀工高明的師傅能夠橫片出二十四層（也有說二十八層的）厚薄平均的豆乾片，再切成比牙籤更細的乾絲，根根一樣粗細，煮不爛，理不亂，和火腿絲、雞絲同煮，可以把三絲均勻地混在一起，吃時每一口都能夠吃到三絲。乾隆南下江南，揚州官員奉上「九絲湯」，是以乾絲加上八種其他切成絲狀的食材所做成。清嘉慶年間揚州鹽商童岳薦撰撰的《調鼎集》，記載了「九絲湯」用的材料：火腿絲、筍絲、銀魚絲、木耳、口蘑、干張、腐乾、紫菜、蛋皮、青筍或加海參、魚翅、蠔乾、燕窩等。後來，民間簡化了材料，成了江浙菜中的「大煮乾絲」或「雞火乾絲」。

「文思豆腐羹」是揚州的傳統名菜，三百多年前，在揚州天寧寺西園下院，住了一個叫文思的和尚，很會作詩，他做的豆腐羹叫做「文思豆腐羹」。據說是先用當地的金針菜、木耳等原料煮成素湯，然後把嫩豆腐切成髮絲般粗細的豆腐絲放到湯中，滋味異常鮮美。

當年隋煬帝楊廣帶着嬪嬙隨從，乘着龍舟沿大運河南下看瓊花（即繡球花），「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楊廣對萬松山、金錢墩、象牙林、葵花崗四大名景十分愛戀。回到行宮後，楊廣吩咐御廚以上述四景為題，

製作四道菜餚，作為紀念。御廚們費盡心思終於做成了松鼠桂魚、金錢蝦餅、象牙雞條和葵花斬肉（即：獅子頭）這四道菜。隋煬帝嘗後甚悅，賜宴群臣，令淮揚菜風行朝野。揚州人以其飲食歷史文化為榮，至今仍稱揚州菜為淮揚菜。

還有一道是與隋煬帝有關的，便是揚州炒飯。這個炒飯原來叫做「碎金飯」，記載在隋煬帝的尚食長謝饒所撰寫的《食經》裏，後來傳到廣州，粵菜廚師加入了又燒，便成為了今天的揚州炒飯。

揚州是一個旅遊的好去處，市中心的瘦西湖沒有杭州的西湖大，但是樸實自然。湖邊的柳樹很多，春天的時候柳絮隨風飄揚，鼻子敏感的人可要小心了。愛研究飲食的人可以參觀「中國淮揚菜博物館」，這裏詳細介紹了淮揚菜的源流，對淮揚飲食文化及風俗，做了很生動的展示。

東關街是一條歷史老街，街的一邊連着古運河，曾經是水陸交通的要衝，有刀具、醬園、五金和各種作坊，更多的是小吃的老店。光是賣湯圓的就有幾家，如趙氏湯圓和賴氏四喜湯圓，另外賣薑糖、酥糖、花生糖、芝麻糖的店舖有五六家，還有賣豆腐腦和黃橋燒餅的聚香齋，當然還少不了各種標榜老字號的揚州菜館。在東關街西面不遠便是史可法紀念館，旁邊是天寧寺，幾百年前文思和尚便是在這裏修行。

煙花三月遊揚州，細味那春意綿綿的古樸，和令人魂牽夢縈的淮揚菜，古今多少風流事，盡在彈指之間。

◀文思豆腐羹。 作者供圖



閒話煙雨

白頭翁

自有人類，便有了夢。人類對夢的解析，如同仰望星空，解釋宇宙。夢是怎樣編織的？夢境是怎樣形成的？它處在未知世界的哪一極？據研究夢的科學家研究，每個人都在睡眠時做夢，且不是做一個夢，而是做三至五個夢。做不做夢是根據人在睡眠後，眼球轉動不轉動，眼球轉動時，說明人在做夢，那些自稱從不做夢的睡眠者經測眼球正在不停地轉動，這就說明他正在夢中。

壓力大，心事煩，焦慮重的容易被夢驚醒，容易對剛逝去的夢記憶猶新。反之心情輕鬆，抗壓能力強，吃得香睡得甜常常不記夢。做好夢、喜夢的腦中反映的圖像是彩色的，跳躍的；做噩夢多是黑白的圖像，噩夢驚醒，嚇出一身汗是有科學根據的。也有說夢皆反夢，夢是先知先覺。

《紅樓夢》就是一場夢，「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哪一齣不是夢？哪一夢不是先兆？哪一夢沒有兌現？夢的先兆從何而來？夢的信息是如何聯成網？如何更新信息？獲取信息？夢是真是假？是反是正？人類可以研究出宇宙中的「光體」、「暗物質」、「黑洞」，但離「破夢」還有多遠

呢？牛頓、伽利略、達爾文、居里夫人的夢是什麼夢？夢傳達的是何種信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因為夢中曾出現過質量和能量的隔空對話？創作《Yesterday》的披頭士樂隊成員羅傑·麥卡尼，就是在夢中捕捉到了這首名曲的旋律。

有文字記載的夢，中國人做夢可能是最早的。在河南安陽出土的甲骨文記載：武丁王夢見「有祟，其來有難。」夢醒後用甲骨占卜，果然有難。且顯示：「迄至五日丁酉。」武丁王的夢準不準？五日後見分曉，後西方的侯伯快馬來報：西方土方土族正犯我邊境，已經攻陷兩城矣。觀甲骨文，武丁王統治竟有百分之三十多是依靠夢中的信息來判斷和治理國家的，商之夢何來？甲骨文是商之夢之紀錄。